



吴金夫 著

潮客文化探索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潮客文化探索

吴金夫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内容提要】

本书内容涉及客家人、潮州人的方言、迁徙、民俗、探古、诗词、戏曲等方方面面，非常丰富广泛，是作者多年来下乡调查和深入研究的成果，多有作者独到的见解，是想了解潮客文化的读者的理想读物，特别适合华侨、文化工作者、旅游部门人员阅读。

潮 客 文 化 探 索

吴金夫

*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

潮州市湘桥文星印刷厂印刷

850×1196 开本 8.5 印张 200 千字

1999 年 5 月 1 版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62-450-499-7/D·40676

前 言

为什么要把潮人文化和客家文化放在一起讨论研究呢？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它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二是通过比较更容易看出各自的特色。

客家人潮州人同根同源，都来自中原，只因移民路线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方言和民系，但都保留许多古音和古词，异中有同。如“差唔多”音义都相同，“公鸡”都叫“鸡公”；“太阳”都叫“日头”；“眼泪”都叫“目汁”；“客人”都叫“人客”；“筷子”都仍叫“箸”；“稀饭”都仍叫“糜”；“年轻人”都叫“后生人”等等。

粤东的潮州人客家人，许多人同饮一江水，不管是韩江、榕江、练江、黄冈河，都是上游住的客家人，下游住的是潮州人，因此经济来往密切，互补性强，而且都有大量的人移居海外。

在民俗文化方面，共同之处更多，如都保留中原的节日风俗，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节日风俗基本相同，都是以儒为主多神信仰，特别崇祀关帝、三山国王、妈祖、观音等。

还有一点，都曾和畬族等少数民族杂处过一段时间，互相间受过比较多的影响，因此在讨论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畬族文化时，必然涉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互相影响等问题。正如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所指出的：“地方文化以建制地域命名固然许可，但其内涵不是以此为界，而是互相渗透，互相丰富，共同接受

的。我的祖先是太埔客家人，但先辈到潮州定居下来，我们就成为潮州人而且研究潮州文化，这没有什么奇怪。潮汕有很多客家人，潮文化也会有某些客家的成分。所以潮州学与客家学之间，也不能截然分离。”^①

当然，因方言和居住地不同，潮客文化也有不同，如戏剧、音乐、民歌、饮食文化等，有些有很大的差异，在民俗方面，潮人从福建传来的地方神，注生娘娘、保生大帝等，也没有象妈祖一样，取得客家家人的普遍共祀等等。

总之，我认为把潮人文化、客家文化、畚族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是有好处的，不然有些问题难以深入透彻，可惜的是我对畚族文化了解太少，对畚客文化关系、潮畚文化关系，都还没有专章论述，深感遗憾和不足，不知何时能补上。

本书取名“探索”，就是说不求全面系统，只就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新的见解。不然，不说一本书，就是十本书也不可能全面系统深入，也是个人能力难以做到的。也许有人会问：你谈潮客文化，为什么不谈潮剧、汉剧、工夫茶、酿豆付等呢，在这里我想从新的论题、新的角度，广泛一点来讨论潮客文化。如潮、客方言，想从移民和人口的角度来探讨其形成，竹枝词、石桅杆、石牌坊，善堂文化等是很有特色的文化，也是还比较少讨论研究的论题，所以也有专篇论述，因为文化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吗？历史上客观存在且有广泛影响的民间文化，为什么不可以探讨研究一下呢？有人还会问：你为什么对民俗文化这么感兴趣，书中有比较多的论述呢？这说来话长。

自从我选定《粤东文化研究》为研究课题后，在调查研究中，民俗文化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宗教、寺庙在民俗中又占很大的比重，也必然涉及，而且不断提出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如：为什么南方比北方祠堂庙宇多？为什么信神的妇女比信神的男人多？为什么南方的关帝庙比关帝老家山西的关帝庙还

多？为什么现在南方许多商店里仍都供奉有武财神关帝的神像？为什么历代都禁淫祠邪教，解放后历次运动也都扫除封建迷信而屡禁不止？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不祈神拜佛？等等。

再如：有些北方朋友来南方出差开会，看到新老祠堂庙宇处处有且修建得那么漂亮，很不理解，对暂放在石岩下、路坎边等待二次葬的“金罐”不知为何物？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神庙在北方而不在南方，“考古材料证实，中国最早出现的祠庙，可以追溯到 5000 年以前。1983—1985 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 1 座距今 5000 年前的大型女神庙，出土多个裸体着色的女神泥塑。这座大型女神庙是我国迄今为止可见的最早的寺庙遗存。”^②这是母系社会遗存的女神庙。在北方也曾有过寺庙林立的时代，如佛教盛行时，“梁朝有寺 2846 所，僧尼 82700 人；北魏末期国都洛阳有寺 1367 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 3 万余所，僧尼 200 万人。”^③再如“宋初福州福清县一地即有祠庙 315 所。而政和元年（111）开封府捣毁不在祀典的祠庙多达 1038 所。”^④可见宋代开封地区祠庙之多。

再说南方山多江河湖海多，毒蛇猛兽多，雷电多，水灾、旱灾、风灾多，气候潮湿，疾病多，加上开发迟，开始人口稀少，因此，生产生活条件都比较差，生活中充满无法预测的灾害和变数，需要一种心理保障，所以自古以来，信神拜佛之俗超过北方地区。《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祷。”^⑤唐朝武则天时，狄仁杰为江南巡抚使，“吴楚俗多淫祠，仁杰一禁止，凡毁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吴太伯、季札、吴员四祠而已。”^⑥可见在唐代已感祠庙过多成灾，并采取捣毁和严禁措施，但收效不大，以后各朝也如此。

移民和经济文化交流，加快了宗教的传播和寺庙的发展，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都把其本土神和风俗习惯带到新居住地去，

这也是南方祠堂庙宇多于北方的又一个原因，我们从台湾的宗教寺庙多于大陆的任何一个省，也可以说明这点。台湾居民除原住民外，其他是来自不同的省的移民，据台湾有关部门的统计，“到 1991 年底，台湾共有寺庙教堂 16667 座，平均每一个村里有 2.3 个。其中以道教宫观最多，有 8084 所，其次为佛教，有 4020 所，基督教有 2422 所，天主教有 1761 所，其他宗教有 380 所。”^⑦

最典型的是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它开发比较迟，有各地去的移民，该地的天灵殿，共供奉 180 多尊神。^⑧可以说是各地各路神仙的大汇合、大汇展，信仰不同神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参拜对象，节约了建筑众多神庙的用地，来这里一次就把众神都拜了，既节约时间，也节省香资，这里也成为这个旅游城市的一大景观。

南方的关帝庙，都不如其山西老家解州的规模大，但却多得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小说戏曲的美化，使关羽忠义英雄形象家喻户晓，有历代皇帝的加封，使其神坛地位不断提高，更与中原移民儒家正统思想有关，他是儒家思想道德的典范，他受古代近代移民特别崇拜的原因，我们从近代移居海外的华人社会圈中，可以得到了解。如毛里求斯国的华人只有三万多人，但儒、佛、道的神庙都带去了，其中关帝庙最大，香火最盛，把整个大庙都熏黑了，可以看出华人是以儒为主的多元文化。他是讲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华人共同尊祀的主神，具有多种功能，是故国故土神，祖先英雄神，财产保护神，做人的模范神等等，把整个毛国华人凝聚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新移民和有困难的华人，其他人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直到第三次支援仍滥赌不务正业而破产为止。

关于妇女比男人信神的问题，更为复杂，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上面所说，在早期母系社会，女性地位高，受崇拜，但进

入父系社会特别是到封建宗法社会后，妇女地位日益低下，受到极不平等的待遇，受教育的权利往往被剥夺，古今文盲，妇女最多，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嫖娼，女人则不能失贞节，如失贞节，往往受到放在猪笼里沉到河底活活淹死，或架在柴火上活活烧死的残酷对待。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许多小孩夭折在摇篮里，做母亲的妇女，要经受更多这沉重的打击，有的还因生小孩得病而丧生。贫困的家庭，遇到困境时，男人把气发泄到女人身上，所以家庭吵架暴力特别多，妇女碰到这些问题时，一是到邻居诉说，求得暂时解脱；一是回娘家住几天，暂时摆脱困境，等气消解脱后再回夫家；一是到寺庙里向神和斋姑诉说，寻求解脱，如果没有这些缓和，想不通的，往往自寻短见，上吊、跳河、喝毒药，以求永远的解脱。

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过去妇女到寺庙里去烧香拜佛的，总比男人多得多。再者不管什么宗教，都有劝世、宣导、调和等作用，所以信民，妇女更需要它。如五百罗汉第三百九十九无量光尊者的一首题诗云：

大路宽阔通四方，小路曲折漫又长；

大路小路都要走，人生并不总康庄。^⑨

这首诗写得很好，明显的有开导世人的作用，劝告世人在一生中，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坎坷，都要坚强的走下去。

民俗是长期的客观存在，是复杂的文化现象，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有丰富的内容需要研究，在目前和以后的社会生活中，还要面对这方面的问题，不管是群众还是干部，如此说来，民俗文化研究就不是多余的了。

以上对本书的内容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和说明，其他则请读者读后提出评论了。

前 言

注释：

- ①陈历明《饶宗颐先生谈潮学研究》潮汕文化中心、汕头特区晚报社编《潮汕文化百期选》第 11 页。
- ②段玉明《中国的寺庙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71 页。
- ③杨曾文《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
-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卷 23
- ⑤《太平广记》卷 82，异人二陆法和，31《渚宫旧事》
- ⑥《新唐书·狄仁杰传》
- ⑦李桂玲编著《台港澳宗教概况》总论，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 页。
- ⑧新加坡《新明日报》1996 年 11 月 16 日第 17 版。
- ⑨养正编著《五百罗汉谱》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年版 130 页。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方 言	(1)
(一) 潮州话的形成	(1)
(二) 客家话的形成	(9)
(三) 客家话所沿用的古汉语词例释	(19)
第二章 迁 徙	(30)
(一) 客家人是最迟迁入广东的吗?	(30)
(二) 汀州汀江与韩江水系的客家移民	(33)
(三) 粤东、闽西客家人同祀的几种神	(39)
第三章 诗 词	(47)
(一) 潮州状元林大钦的诗	(47)
(二) 晚清“诗界革命”先驱宋湘	(56)
(三) 近代岭南客籍三大诗人的诗歌观	(61)
(四) 谈梅州竹枝词	(71)
(五) 清代潮州竹枝词简谈	(89)
第四章 戏 剧	(95)
(一) 我与戏剧缘	(95)
(二) “生”“旦”“净”“丑”的由来	(97)

(三) 戏曲的祖师爷是谁?	(104)
(四) 《西厢记》应为关汉卿所作	(112)
(五) 《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125)
(六) “院本”考辨	(136)
(七) 唐代是我国戏剧发展的重要时期	(143)
第五章 探 古	(154)
(一) 揭岭、揭岭长和揭阳故城新探	(154)
(二) 聚族而居的大型古民居龙上古寨	(163)
(三) 韩愈《左迁》诗之“蓝关”乃龙川“蓝关”说 ..	(165)
(四) 太平军最后在丰顺的日子调查记	(172)
第六章 民 俗	(177)
(一) 妈祖产生的背景	(177)
(二) 韩江流域的妈祖庙	(181)
(三) 客家人的石桅杆	(193)
(四) 潮州人的石牌坊	(199)
(五) 从浮西国王庙看明清潮汕人民的民俗信仰	(207)
(六) 丰顺汤南镇的“跳火堆”	(214)
(七) 半山客埔寨镇风情录	(216)
(八) 英歌舞的来源与演变	(228)
(九) 火神祝融与火灾神回禄	(232)
(十) 丰顺历史上改姓易名之俗种种	(236)
(十一) 洗汤·汤帕·水布	(239)
(十二) 粤东的善堂与善堂文化	(241)
(十三) 民俗问答	(252)
后记	(259)

第一章 方言

(一) 潮州话的形成

研究语言的人都说：“潮音似闽，客音近赣”，“潮州方言是属闽方言中的闽南方言一支。”为什么“潮音似闽”？潮州方言、潮音民系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样形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与潮汕地区的移民史，人口史有关。所以潮汕文化乃至潮学研究是多学科，跨时空，跨地区的综合研究。这里想就上述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

我国的众多方言区，集中在东南各省，方言的形成源远流长。我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就发展成三个大族群。《荀子·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就是说，这三个族群，有各自集中居住的地域，还有各自的语言，及风俗，生产习惯等。战国时楚国的鄂君曾泛舟于江上，划船的舟子是越人，他们边划船边唱歌，鄂君听不懂，便对随从人员说：“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①。楚越人之间要靠翻译才能听懂。由于战争，逃荒，通商等原因，各种语言之间又互相影响交融使方言更为复杂起来，如汉朝元鼎六年及元封元年（前 111—110）先后制服了闽越和东越，“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②这大规模的越民迁徙，无疑也是越语和夏语的一次大交融。

晋·袁山松撰《郡国志》云：“闽越之地，东闽在故海中，西越今建安郡，东瓯今永宁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立郡尉居侯官，以御两越，所谓东南一尉也。”^③汉在闽设军事指挥官“都尉”。从此闽越正式纳入汉朝的统治。到东汉末年福建已有 5 县 1 郡，除侯官外，均在闽北，三国时吴在闽增设 7 县，在闽东和闽南仅侯官和东安各一县。^④可见当时不断有移民从江西，浙江，陆路进入闽北定居。到了晋“永嘉之乱”引发第一次北民大规模南迁时，举族迁入闽的就更多了。“晋永嘉二年（308）中州衣冠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时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者。”^⑤在这大规模南迁流民中，许多在汉武帝时被强行迁移到江淮地区去的闽越人的后代，又迁回闽，但他们的语言已是非“越”非“夏”，而是“南腔北调”了，这些人成为日后形成闽方言的一支重要居民。所以大规模的南北交叉移民，使本来就语言复杂的东南各省，语言更复杂了。南北朝时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深深感叹当时语言的不纯，他说：“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谐，失之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浓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⑥到了唐代天宝元年（742）福建人口已发展到 41 万人，具体分布如下：

福州长乐郡县	10	34084 户	75867 人
建州建安郡县	5	22770 户	142774 人
泉州清源郡县	4	23806 户	160295 人
汀州临汀郡县	3	4680 户	13702 人
漳州漳浦郡县	3	5486 户	17940 人
合 计 县	25	81186 户	410587 人 ^⑦

从上表看，长乐郡 10 县的人口可能不准确，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十多万人口百分之九十集中居住在闽的东北部地区，即闽越的西越和东瓯两大部落原居住地，十几县连成一片，又经过江淮及闽本土几次人口交融，因此有条件形成一种非越非夏（古汉语）非楚的新方言，即闽方言，所以估计中唐天宝以后闽方言已开始形成，到北宋日益成熟。我们还可以用其他资料来佐证：陈香白辑校《潮州三阳志辑稿》卷之三风俗形胜云：“郡以东，其地曰白瓷窑，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谓之‘不老’。或曰韩文公出刺之时，以正音为郡人诲，一失其真，遂不复变。市井间六、七十载以前，犹有操是音者，今不闻矣。惟白瓷窑，水南之人相习犹故。吁！文公能一潮阳之人于诗书之习，犹不能语音变哉？是未可知者。”

我认为“不老”话，就是“福佬”话，可见韩愈刺潮时，从福建来的烧瓷工人和一些商人已把“福佬”话从福建带来潮州。唐·贾岛（779—843）在《送人南游》一诗中云：“蛮国人多富，炎方语不同。”这“炎方语不同”可以认为是指少数民族语言，但也可以是指方言，如唐代诗人张籍（768—830？）在《元嘉行》一诗中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南人至今能晋语”，说明当时南方通行的已是和晋语（中原话）不一样的语言。这些从中原迁移到南方定居的“南人”，说的不可能是少数民族语言，而应是方言。这也说明张籍生活的年代南方的一些方言，如闽、湘、赣方言已经形成且通行。（潮、客方言形成较晚，唐天宝元年潮州人口只有 26754 人。）

到了北宋元丰三年（1080）福建人口增至 204.3 万人，到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达到 323.1 万人。^⑧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⑨到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福建路人口达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七十九人。^⑩《宋史·地理志》载，福建路到宋初已“土地迫隘，生籍繁夥，虽饶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寝贵，

故多田讼。”《宋史·弃疾传》记绍熙二年辛氏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积备安库钱，以待岁收丰俭之需时，提到“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余于广。”闽中已有人满之患需要大量向外移民了，而邻近的潮州却人口较少，潮汕平原又盛产稻米，便成了福建人大量移入的理想地方。

以上是闽方言形成及闽方言区人大量向外移民的历史背景和人口背景。下面我们再来看潮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人口背景。根据地质学者的考证，潮汕平原的形成，只有二千至五千年的历史。《潮州志·沿革》云：“秦汉时自意溪以下滨海冲积之地，悉为溟渤。”樟林“唐时尚在海底”可见潮汕平原开发较迟。在秦始皇五十万大军进攻岭南之前。中原政权已多次南抚交趾。与岭南有过几次的经济、文化交融。如《尚书·尧典》说：“申命羲叔宅南交”即尧命令羲叔治理南方，《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说：“帝舜……南抚交趾。”《史记·五帝本纪》记舜命禹：“定九州，南抚交趾。”《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卷 65 云：楚用吴起为大将“南平百越”。把中原文化带到岭南，从出土文物看，特别是“印纹陶文化”对岭东的影响特大。但当时人口稀少，秦始皇平定南越后，因防闽越上处重要地理位置，除设龙川县外，揭阳因人口少，留史禄任“揭岭长”^⑪实为戍守司令。到南越国设揭阳县，史定为县令，但史学家从正统观念出发，不予承认，到汉灭南越，史定投降，元鼎六年（前 111）才设揭阳县。因岭东离中原远，潮汕平原又未开发。所以移民比福建江西少，人口增长不快。到晋义熙九年（413）分东官郡，建立义安郡时，所领县五。（海阳、潮阳、海宁、义招、绥安）才只有一千一百一十九户，五千五百二十二口人。（可能不纳税的土著未在计在内）平均一个县仅一千一百人。到了隋朝据隋大业五年统计，义安郡五县，户口增至 2066 户，二百年间增长一倍，可见南北朝时南迁义安郡的移民增多。^⑫但人口密度仍很稀，邻近的龙川郡五县，

却有户口 6420 户。隋开皇九年（589）平陈后置潮州，加快了潮州地区的发展步伐，到了唐代潮州潮阳郡海阳、潮阳、程乡三县有户 4420，人口二万六千七百四十五。^⑬比隋代增加很多了，但比起其他州来，人口密度仍然偏低，见下表：

唐天宝十三年岭南道各州及邻近地区（州）人口密度比较

州	人口密度		州	人口密度	
	户/平方公里	人/平方公里		户/平方公里	人/平方公里
广州	1.03	5.4	泉州	1.7	11.2
韶州	1.9	10.2	高州	4.7	
循州	0.25		恩州	1.6	
潮州	0.22	1.32	连州	3.6	17.4
漳州	0.51	1.53			

当时循州人口为 9525 户，40195 口，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0.25 户，漳州为 0.51 户，广州为 1.03 户，5.4 人。韶州为 1.9 户，10.2 人。泉州为 1.7 户，11.2 人。总人口为 160295 人。^⑭而潮州平均为 0.22 户 1.32 人。^⑮如果说中唐整个岭南地区依然“土旷民稀”^⑯那么潮州更是岭南道中人口最稀的地区。所以到了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和辽金南侵导致第三次北民大规模南移以后，北民，特别是“土狭民稠”的闽中人民，便源源不断的从沿海向潮汕地区迁移。到了宋代潮州人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史·地理志》云：“广南东西路，盖《禹贡》荆扬二州之域，……宋初，以人稀土旷，并省州县。”而潮州北宋元丰户口上升到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仅次于广州，广州是十四万三千二百六十一户，而广州辖八县，如果按县平均，潮州每县达二万四千八百九十四户，是广南东路最多的。中唐潮州人口是 4420 户，当时还包括

程乡县，三百年间培长了近二十倍，这说明有大量的移民迁入，也说明潮州平原已经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宋代余靖《开元寺记》云：“潮於岭表为富州，开元於浮屠为冠寺，畅师於僧官为极选。”到南宋理宗端平年间，潮州人口又增至 13.5998 万户。^⑦150 年间又增长了一倍，这速度是惊人的，超常规的，是形成潮州方言的人口条件，可以说潮州方言这时已开始形成了。

我们再看方言形成的地域条件，先引几个统计数字：

1985 年《揭阳县人口志》根据 236 个村寨的调查统计：按朝代分宋代以前创建的 61 个，元代 30 个，明代 107 个，清代 38 个。按祖先籍贯分，由福建迁来的 100 个，由浙江，江苏，江西，河南，山东，京都等地迁来的 13 个，由省内兴梅，潮州迁来的 42 个，情况未明的 81 个。^⑧又据《普宁人口志》载：普宁居民的祖先多数是来自中原汉族移民。最先迁入境内定居的是流沙镇的西陇村（唐大历元年公元 766）而最迟建村的便算石碑镇麻园村（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距今未满足百年，据该志对 199 个村调查统计，其中唐代迁入的仅一个村，宋代迁入的有 14 个村，元代迁入的有 7 个村，明代迁入的有 109 个村，清代迁入的有 68 个村。中原移民的路线：一是从福建沿海迁入潮汕，一是从江西进入兴梅地区南下，在上述 199 个村中祖籍福建的 83 个（其中来自福建莆田的有 24 个）来自山西 1 个，来自兴宁，梅县，五华，揭阳有 38 个，县内自行迁徙的有 4 个，余者不知来向。^⑨

以上两县的统计数字是有代表性的，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宋代明代建村的多。二是祖籍从福建迁来的多。这点与潮汕的一些族谱记载其祖先祖籍及迁潮时间是相符的，如：“岭南林生者名大春，字邦阳，一字井丹，潮阳人也，其先为殷比于之裔，武王封之长林之下，因以林为氏，后自河汝迁於江南，散处吴楚闽越之间，宋元之际，兄弟三人避乱入潮，一在金洪，一在砂浦，一